

王金昌日记收藏系列—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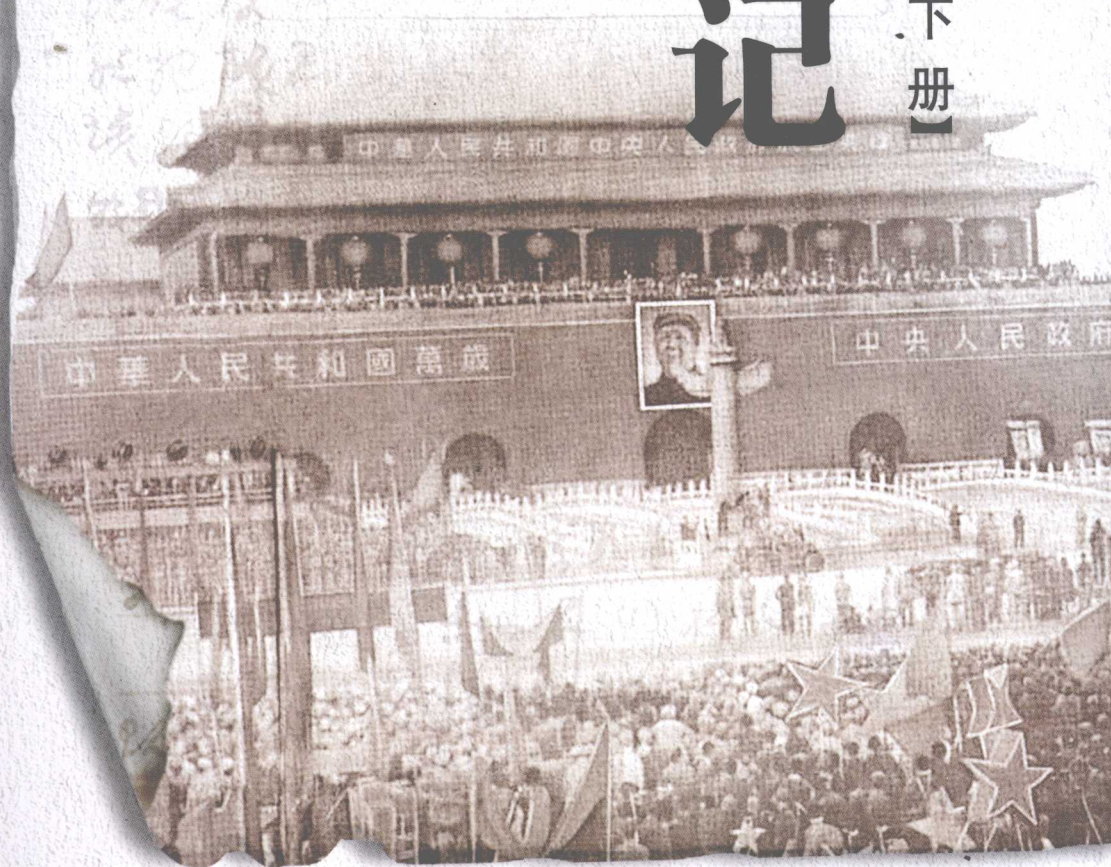
喻世长 / 著
王金昌 / 整理

Jianguo Riji

建国日记

【下册】

東方出版社



喻世长 / 著 王金昌 / 整理

Jianguo Riji

【下册】

建国日记

——王金昌日记收藏系列

東方出版社

策划编辑:孙兴民

责任编辑:孙兴民

装帧设计:徐 晖

责任校对:叶蓓卿 伍 琼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建国日记/喻世长 著 王金昌 整理. —北京:东方出版社,2009.9

ISBN 978-7-5060-3662-7

I. 建… II. ①喻…②王… III. ①日记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
②中国-现代史-1948~1950 IV. I267.5 K2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172114 号

建国日记

JIANGUO RILI

喻世长 著 王金昌 整理

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

(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)

保定市北方胶印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2009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本:71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 印张:51

字数:779 千字 印数:0,001-6,000 册

ISBN 978-7-5060-3662-7 定价:76.00 元(全二册)

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

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(010)65250042 65289539

7月30日 星期六 霪雨

生活的压榨是多么厉害呀！要不是因为物价波动（那是解放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），何至于对于发薪兴奋到如此地步，要不是贪图明天大清早就可以出去买东西，何至于在雨中等候发薪等到晚上九点！

昨天已经听说按小米每斤 116 元发薪，今天早上从收音机里得到证明，就担心今日不能好好写论文了。果然因为要打发母亲上车去姑家，走得晚，到班又说了一阵闲话，然后才开始工作。算是把音位理论介绍完了，把声母韵母的音位归纳表列出来。

从母亲走后，九点，就开始下雨，直到九点才略小了些。姑母预备五十寿辰寿面，我不能不去吃。油漆马路上漫过了水，胶皮鞋也漏了。

本来想着今天是一个与屯欢会的好日子，因为都去姑家，我们可以方便谈话。谁知天不作美！我在姑家吃了午饭，睡了一觉，两点多，盼到三点多心焦急了！看情势今天不能见面了，就快地再冒着风雨去上班。

下午干脆没干活儿。一会儿来说发薪有望，一会儿说聘书也下来了。大家凑在一起听着电话。到六点半，有的刚要散，聘书到了，仍是旧格式，聘一年。到总办公处去发薪，到八点三刻，刚要走，大汽车装着票子来了。又锵锵到九点来钟，才发到手中。拿着回到家中，屋子顶棚掉了一块。院中那层腰房整个塌了。

7月31日 星期日 阴，云

心中惦记着买东西，老早就醒了，把昨日开的购物单再拿到被窝中看一遍，有几千元的富裕，不知是给自己买东西好，是给妹们买东西好。

六点起来，天阴得水铃铛似的，怕一会儿下起雨来，就什么也买不了了，于是不洗漱就穿了雨衣，突击到米粮店。通粉一万一，已经买不了，为了将来好卖，买一袋万寿山牌，11800 元。又买四等粉玉米面各四十斤，雇车回来。

这才解手洗漱。一妹报名去了，盼望着屯来，也把二妹打发出去看电影，

剩我一个人了，收拾收拾屋子，擦擦皮鞋，刷刷雨鞋，听着戏。屯没有来，大约今日仍在学习。一妹回来了，我说我到图去一会儿，你蒸窝头，等我回来擀汤。到图翻了《西北地理》、《民族史》，记下一些材料，回来做饭。

午睡醒来，两妹都在睡，我拿了一万四去东安市场。纯丝衣料要一万多一件，不能买。买了七夕戏票，到贸易公司看，百货便宜，不能不买，买了女袜，肥皂，红糖，纸烟（存款）火柴，D. D. T，有国产条布，便宜多了，我就买了一个被面，省下三四千元。该如何处理呢？买一件俄国标花纱衣料吗？怕屯不喜欢，再蹭到市场，怕鞋价再涨，就给二妹、四妹各买一双皮鞋。

坏了，忘记二妹学费二十斤米，忘给家寄钱了，匆匆回家，算对了账，烙盒子吃了，贪着把一天一夜的为钱而操的心，告诉母亲，就叫两妹到姑家去，接了来。我从昨晚等发钱起细说一遍。睡时已十二点了。

8月1日 星期一 晴

天好容易晴了，又是一个学年的开始，但是我的生活情形又坏了。

原因是一件事自己没有想到，就是二妹的预定学费，昨天没有交，今天猛涨了，要一倍还多。以致使我手中钱都要挤干，一切计划都要打破。

昨天十二点才睡，今早起来得不晚，先给屯写了一封信，然后买菜，告诉妹怎样去交学费，带吃早点，去得却很晚。解手回来，罗已经来了。又告诉我得到他家中去拿书。我写论文，竟写不下去，因为内部存在着一些小问题。到十点才勉强写上一点。

一点从市场回来，二妹说学费小米价由七十五涨到一百一十六了，大家不肯交，后为肯交了，学校又不收了。

心中烦躁已极，午睡醒来，已快三点。到了班上又要分发学习参考书。到四点半，才把昨日抄来的材料加入到论文里一些去。

五点回来，两妹又从学校回来说已经涨到一百九一斤了，可是还没有交来，因为拿的钱不够。我不由大发雷霆，为什么打了电话说是一百九还不相信呢？为什么不与我打电话商议呢？

吃了饭，打发她们去听戏。我去开学习会。九点多回来，睡了一觉，到门

口去接着,两妹又不一起坐车回来,打这个小算盘,真是可气。

8月2日 星期二 晴

因为这一件事没有办好,没有礼拜天赶着去交学费,于是经过两天的涨价,就使我手中的钱挤干了。我不能不开始卖东西。早上起来,先写了日记,然后把前天买的纸烟,肥皂,火柴和今春或去冬买的一双袜子,给了摆摊的老王,也没吃早点就上班去了。

没有愉快的心情,怎样写论文,何况还要再翻检材料?韵母的总述写了,自己也不满意。给学校打电话一问,今天米价又涨到二百一斤了。二十斤又多花四百块。

中午回来,在路上碰见修藤椅,改装一个好的,给三斤半高粱米。

虽给我蒸了馒头,我却也不想吃。饭后睡醒,听见“打鼓儿的”过来,把三四个月前没卖掉的破皮包,发狠卖了八百元,这才有了买菜的钱。把四千二都给了二妹,叫她去交费。

到班,因为裁职员的原则已经公布,他们要求讲助援助,我们给修改修改意见书,然后我们开个会,暂缓表示意见。

四点了,这才把韵母,声调勉强写完,明天可以开始做分区的描写了。

回来一看,藤椅已修好,只当冤了的二千七买了椅子。吃完饭十分无聊,躺下看书,仍然生气。一定要审问二妹的思想,在灯下,闷闷地诘问着从前家的事,蚊子咬了我好几回。

8月3日 星期三 晴

今天总算在万般不悦中找到了一丁一点的转机。

一肚子气,早上不愿起。起来买了韭菜,一点猪肉。然后狠狠地吃早点。

到班装订上月的英文报,心中烦恼,越看越不认得其中的字了。到十点才开始写分区的研究。上午总算写了不少。

上午没接到合作社入股的通知,先松松心,回来吃饺子。饭后口渴,半日

不能睡着,一会儿想念着屯,一会儿又心跳了。原来屯也正念着我,不一会儿,她就打电话来了。说信已接到,有钱花,这个礼拜六还没有时间,要等礼拜天找工夫见面。我舍不得放下电话,支吾半晌,也想不出什么话来,她说一切等见面再谈吧。

我也不再睡了,吃了西瓜就去上班。

合作社开了,可是偏偏忘了通知研究所,我打了电话,工友只取来申请书,仍然没有说明书,于是又犯了我的牛劲,我对于这种活废物十分憎恶,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,到底要来了。我向老戴借了十斤米钱,合作社还有七斤存底,可以不用发愁了。谁知晚上到家又有电话费一千多元。

饭后伏窗口望见卖荞麦米的,买了五斤,把四个新枕头装上,也算是一喜。洗澡刮脸后,写了两天的日记,心想还修改论文呢。结果躺了一会儿,就困不可支了。

8月4日 星期四 夜大雷雨,昼晴,云

关中方言总论,到今天还不能写定,心中有些急了。昨晚既然老早睡了,以为今天可以早起,谁知因为夜里大风雨,醒了一会儿,又因为新装的枕头,枕着舒服,所以八点才起。忙乱着洗漱,到班九点了。

从头再看一遍,应加 Foot-note 的加上,应重写的重写一遍,但是到了历史背景一段,又滞着了。

中间出去一趟,到合作社去入股,戴老头借给我十斤小米钱,我除了交股(连旧合作社退的七斤十二两)还可以剩点零花。

印度留学生白春辉送来暑假前大家合照的小相片。

中午回家吃韭菜盒子,饭后又是很香的一觉,两点一刻才起。

下午忙着往下进行,先查了四种书,然后往下校对,只弄到声母韵母表。孙过来约我一齐走了。

职员们已慌了四天,今天混蛋张与小许去找罗签字,罗拒绝了,他们的计划失败了。

肥皂已经卖了,还赚了钱,但是要交一千多的电话钱,可是算计一下这半

个月可以支持过来了。着急才好些。

晚饭后,我洗了四件衣服,又灌玉米面,又吃西瓜。

躺在榻上看一点书,又困了。

8月5日 星期五 晴

起了一个早,不到六点,到班是七点半。

买了八十元的菜,一天一百元已经没有一点肉。

到班继续校总论,完了,可以开始抄了。

徐特立来开座谈会,金老儿主办的,他们本来想请教许多问题,可是这位老先生,一开口就是一个钟头下去。湖南话,不能十分听懂,但是我以为他是中等而寡要的。罗来了,要我做零碎事,谁说他不官僚作风。十二点我回来了,吃拌辣椒。

饭后一睡又是两点多。上午罗说礼拜日新文字研究会开会,时间还不知道,我想一定影响我与屯的见面,因此下午就给屯写封信去,再商议见面的时间。假如这周再不能相见,我就活不下去了。

送了信,预备一下学习的东西,五点开始讨论。孙又倾向于我,宿仍然是不逊的态度。

晚饭后,熨衣服,读报。突然想再看电影,但是那有钱呢?仍然是听了收音机算了。

8月6日 星期六 晴

写论文是一个沉重的工作,总论虽然可以抄清了,但是也存在着一些问题。罗说该参考一下赵元任的《现代英语的研究》,我今天不能不到他家去拿这个书了。

存的菜都吃光了,可是我又没拿着钱,路上虽有卖菜的,也不能买。八点多到他家,他却已经出去了,回班,他又没去。我收了学习小组补交的书钱,抄了一点稿子,又身酸意懒了,我对于目前的工作又感到厌倦,因为生活上给了

我痛苦。

十二点回家,买了两条黄瓜,饭总是不会有什么变换的,越来越粗粮当先,我的饭量也越来越大了。

午睡简直不能起,下午上班简直走不了去,伏天好难过,混蛋主子们不放假!

为了等屯的电话,我不去听演讲,在外屋抄稿子。一直到五点,没有来电,我又匆匆回家等着。

礼拜六!是个快乐的日子,可是因为她忙,已经有两个礼拜六不能给我快乐。我一点也不饿,但是不能不吃,吃了饭,不敢出去,弄一盆水洗头洗澡。

还没洗,林来了,仍然是那样虚套不落实,我诘问了半日,原来他是民建会的。向我吹了一阵,我也不把实情告诉他。

九点,他走了,我听一会儿新评剧红娘子,就喊妹关灯睡了。

8月7日 星期日 阴,微雨

后悔死我了!我不该因为礼拜五罗的一句谈话,就给屯写去那封信,以至耽误了我们今天的欢乐!她本来今天上午可以来的,可是因为怕我去开会,电话又坏了,打不过来,家中有人,她不愿白跑一趟,于是她到下午六点才来!

我急了一天。

每天睡不醒,今天捞个本儿,八点才起。已经一点新鲜高兴之感都没有了,不想上街了。门口买菜,各种菜都贵,只得买点韭菜,香油罐干了,只得打点香油。一会儿小雨濛濛了,我又着急了,她怎么来呢?洗脸,忘记刮脸,来了两道手,喊两次卖劈柴的没买成!叫进打鼓儿的买破烂也不要!烦死我了。

吃了午饭,睡一会儿又惊醒了。我一点法子没法想。只有站在门口干等,坐在大石头上等。过来一个补锅的,把锅补了,她仍不到。

我帮忙做饭时,槐来了,也无心同他谈,只从他口中知道礼拜可以出来,那么屯为什么不来呢?

吃完晚饭,她到了,我急忙穿上衣服,送她回校,她打了两天电话,已不耐烦,我因话说不完,已经预知别后不能快乐,偏偏她还用话气我,也不管我问完

了话没有,到鼓楼就自己雇车走了。结果是鞋的大小没说。结婚的事还没给干部谈,职业也没留在本市的把握,一切都是如此令人烦闷!

8月8日 星期一 雾,晴

因为情绪的苦闷,引到思想的斗争。

两周来,不,更早些,为了将来的日子的事,开始苦闷,两周前,屯带一个较好的消息——可以留校,但是这个消息,在两周中没有更进一步地确证。同时不能与屯见面了。上周因为她忙,下雨,这周因为我作茧自缚。苦闷到昨夜达到了顶点,达到了不能再忍受下去的程度,一直不能睡下去。但是忽然我发现新境地了,(和每次苦恼的故事相同)所谓穷则变,变则通吗!

我突然想到,我们何必希冀共同留在北平呢?北大的事对我又有什么好呢?于是我想到我可以把我自己介绍给屯的学校当局去,叫他们在考虑工作时,两人派到一处去好了,于是我又想了一些那种异地生活的幸福与快乐。

可是我一会儿发现我这种想法太天真了,恐怕做起来,不这么简单,于是我又回到苦闷中,又想起屯故意拿话呕我,不给我写回信等等不对的事。

后来又自己宽解,又尽力忍耐,才把午夜渡过,到两点,才渐渐睡着了。

早上起来,写了昨天的日记,去上班,罗已先到。我的论文更不能照预定期限完成了,他给我拿来了书记的工作——填报与校印刷稿。

我的脑子完全昏了,我这一天一天混的是什么呢?可是我又怎样打破这个环境呢?午后吃了饭,无精打采去睡,刚一蒙眬,光师来了。虽然他的子女都是团员,但是他个人仍然要受训。他谈起话来,思想并没搞通,我向他解释了几句。

下午热不可支,校稿抄写,敷衍一会儿,早十分钟就回来。夜里想的如何写信等等,只得先忍耐着不要做。光师送来的看话剧(行政干事恳亲会)的票,和母妹一起去了。

8月9日 星期二 晴

连着消磨了两天,天气够热的了,我的心更焦灼了。

论文如果写出来,罗看了,会不会给我大删特删,不敢知道,音位问题有待思索,因此今天也没继续抄下去。

上午做了一些杂事,拿到班——写日记;打电话给出版部;给X写信,托他给小妹找学校;……时间不多了,翻开《六书音韵表》看古代秦音ㄣ、ㄨ混合的现象。

今天入三伏,上午吃了黑麦饼。午睡两点才起。

下午拿了买物预算单到班上思索,分为买面、寄家、学宿、杂物等几大项,每项各若干斤米。杂物分成购买处所,这样把二百八十斤小米支配完了,可是要等下周才发呢。

然后开一个结婚计划单子,如喜帖,照相,礼堂,礼服,汽车,乐队之类。此外再打上给屯买一件衣服,酒席赔点钱,五袋面也许可以够了。

工友们种的老玉米熟了,煮了给大家吃,因此我更没能多工作,混到五点就回来了。

晚饭后,一心要调查结婚费用,到附近一个饭庄,去了两趟,问妥,礼服礼堂,汽车,乐队等项,两袋多面就够了。于是我很欢喜,我的预算居然差不多。我又找出已经开过两次的请客单再斟酌一遍。思想沉在这件事的深处,十一点才再睡。

8月10日 星期三 晴

我就是这样解决了苦闷——丝毫不彻底地,我以思索并筹备结婚来代替想屯。把将来是否能在一起的疑虑暂时不管。

今日起得早些,但是并没有快快上班抄论文的打算,因为没钱了,母亲说旧镢子可以卖,我就找了出来。

到班把前天罗给的东西抄完,戴老头进来给他看了镢子,他讲说一会儿值多少钱,但是也没能介绍买主。小许愿意听我说政治问题,我就胡说了一阵。一会儿向进来谈到所中现状,他的思想相当正确,一直谈到十二点。上午没工作。

下班到市场去给屯修表,看见许多衣饰之类,都要动凡心。等半天汽车不

来,打听了结婚证书的价目,就坐车回来。连买菜的钱也没有了,给我擀的面条。

睡到两点一刻,去开学习组长会,楼帮彦主席,这位先生不太高明,他并不想独裁,可是显得他的作风,很不民主。我仍然提出学习要配合业务同生活的问题。

六点散会,吃饭洗澡。我一心要去卖东西,就拿了一块旧料子,到西四去,走到西安门倦了,就回来了,因为洗了澡,贪困,老早就睡了。

8月11日 星期四 雾,晴

在耽搁了三天之后,今天恢复了论文工作。但是上午还没能够做许多。

早上不到五点就起来了,六点二十出去,拿着一块麻料子到东四牌楼挂货铺去卖,问了七八家,还没给到昨天那个打鼓的三千的价儿的呢,这生不得气,我把早上好时光消磨,手中仍然没有了钱。

上午竟不能做什么,抄一点稿子,腻了,读点新文字课本,也没能好好记忆。一会儿翻翻这个,翻翻那个,心在跳着,脑中想着结婚的事。混到十一点了,才打开论文,改写一点。

十一点半回家,什么菜也没有,吃了饭,又卖一次料子,仍然只给三千(打鼓儿的)。睡到两点多。决守不卖了,空手去上班。

把n、l的发音,ㄣ、ㄣ的问题,t、ts、ts的问题等,都做了更恰当的补充和删改。到四点二十全部改好,抄了一点才下班。

上午ㄣ来了电话,他分派到山东,最近要走,今晚来与我谈话,我吃了晚饭就不出去,等他来了谈了一切。后来转到钱的问题上,他没有路费,也要卖东西。我就托他再给卖料子。

8月12日 星期五 晴

今天一心一意抄写论文,但是仍然有别的事情分心。

借到了钱,可以买菜了,但是很贵,只买一个小冬瓜,一斤土豆,叫了五十

斤煤。

到班就开始抄写,抄到十点,读读报,又继续抄一会儿。十一点半抄上周小组学习记录。

给槐写了短信,请他给我打电话,我求他卖锄子。

午饭吃盒子,专给我做的。午睡没睡,因为X来了,这个人真是岂有此理,求他的事他还没给做,反倒求我调节他家的问题。并且与我讨论了许多他在政治上的疑问。一直谈到三点。

下午去了抄一会儿就开小组讨论会,宿等多人还要抄教本,金老儿更是混成一团,可尽力使问题深刻化去。

晚饭后马上履行对X的诺言,去找他母亲攀谈,可惜他妹没在,不能得到结论。事后去找X,他们出去了。我坐车回来。

8月13日 星期六 晴,雨

心事的折磨,爱情的历练,还没有到头呢,还要继续领受呢!

早上,起得不晚,听了新闻去上班。到班本来不晚,可是我没马上工作,等我去解手时,偏偏罗来了,等我解完手,他又走了,把工作告诉了混蛋张,他说得有些不清楚,倒没什么大关系,可是我要开始给他校稿子,又不能抄我的稿子了。

午饭后,一想到今日与屯会面,就不困了。一妹去考试了,如果母亲也和两妹去公园,屯就可以到家来了。向她们建议了去公园。

两点,到红楼理了发,三点到班,小雨变大了。我怕再下大了,屯不能来,况且她今日是否能来,也未可知,不如我趁着雨去找她一下好。

走到校门里,来雇上三轮车。我坐在车上,有些昏迷,心跳得很厉害,想到她是否能见我,结婚的事,她是否已向组织上说了。

下了车,问了号房,他要吃完饭才给我呢,我出来等候,突然发现了,我的包儿不见了——那里面装有那块花布和我的论文稿——这一急几乎急死,不停步地跑到鼓楼,也没找到那个车,又追到鼓楼前,仍然不见,失望了,想慢慢补救之策吧!还是先回去找屯,如果再错过了路,又是一个急。天相吉人,回

到鼓楼竟碰见那车夫了，还了我，我谢他一百元。

屯在咳嗽，我没多问她。急于问结婚的事，她还没问，并用莫须有的遁词来搪塞我，我气了，一路上我教训她，你学习的是什么呢？为什么现在还有封建思想呢？

到了北海，彼此不肯相服，僵了半点多钟才好了。我回家吃了饭，一同去市场给她取表，然后走王府井，我再提醒她应正视生活问题，因为生活与革命是互为表里的。她首肯了，答应下周早早就问。坐电车到天安门，再到太平仓，下车还在叮咛讨论，送她到家门。等剩我一个人时，立刻黯然了，我想哭一场，我一周的打算成了空，还要再等待！再煎熬！还不知何时才知道我们的命运呢。

8月14日 星期日 雨，晴

我病了，因为思索结婚的事！脑子坏得很可怕，虽然我一日中尽力劳动体力，但是没有对脑子有所补救。

昨日坐车丢了小包以后，自己已经很明白，我是不能支持目前的问题了，我要垮！和屯会面时，我就完全以神经质的态度说话！

昨晚回家与母亲说会儿闲话，把心中痛苦略略解除，很晚才睡。今日为了要听薪金数目报告，老早就起来了。先抄了一段稿子才洗脸，稿子中落下一部分没拿来，由此真证明脑子是坏了！听了物价报告，有小米价格，发薪办法，而没有发薪时小米接什么数核算的报告。

洗了脸，解了大手，十点多，我想吃饭，葛来了竟要向我学 I. P. A 的读法，我岂有闲心去教他。我竟忘记了与 H 订的约，他来了，我才想起烙饼，炒鸡蛋。葛走了，我同 H 吃了饭，我不愿借给他面，因为他没有必要，我指导了他妻的家庭问题。

一点半他走了，我睡到三点，起来身上酸的。想了半日，还是劳动罢，动手洗衣服。洗到五点，两妹拉了存在姑家的一切东西回来，我就开美国顿食盒。

槐来了，他认识的金店已经关了门。关于我与屯的事，他说屯一定是有些好虚荣，只往如何表现革命精神方面去想，所以不肯说自己的家庭的问题，应

该鼓励她快说。毕业马上结婚。——晚上我把槐的劝告给屯写了信。

槐走后吃了晚饭，给一妹烙个明天吃的饼。然后我就把箱子柜都打开，做一番总清理。凡是结婚用的东西，都放在一起。弄了半日，很高兴。

收拾完，在灯下给屯写信，先说了几句伤感的话，然后把槐的警告都说了。

似乎是困了，但是上了床竟睡不着。收音机不爱听了，开了灯也不能念书。一阵苦楚上来，无声的暗泣一阵，不是怕人听见，真是痛哭不出来，那滋味才难受呢！挨到十二点多才睡了。

8月15日 星期一 晴

月半，整理心情，整理工作！送走了4，发了屯的信。把总论告诉了罗，把预算表拿好，等待发薪。生活是费心力的，但是这个人主义的生活，真使我过够了！

夜里，一直没有睡得很香。老早起来，惦记给屯发信，偏偏门口儿卖邮票的卖没了，只好拿了信去上班。

到班把总论抄完，可是心中有事，不能很恬静地重读一遍，找其中的漏洞弱点等等。

罗遗少从文整会找出他被下的原因，是骂进步知识分子为狗，要小组给证明他没说过，他才能再找职业，宿等拟了一个稿，叫大家签字，我略略进攻了几句，他们不敢还手，就签了字。

把关中音系的杂乱材料略略整理就十二点了。

不发薪还不了4那二千元，心焦！吃了午饭，刚想叫妹去卖 Rations，4来了，车子存在我这里，我给了他三个 Rations，留途中吃，四个馒头。把前几天没卖掉的麻料子从瓦匠手中换了三千元，还4的外，那一千也给他了。

我不借给他面，他不大满意，车子的处理倒是商量得很圆满。临走叮咛一些话。

下午到班罗来了，把几件工作向他一报告，他很满意。但是他为什么又叫我给介绍上山西大学教国文的人，并且语中带了可疑的口气呢？

X的妹来谈了一晚上，总是她有理，我劝解半天说了应走的路，她才走了。

8月16日 星期二 晴

今夜才得了一个好睡。但是起的仍然不晚。等给同院盖房的木匠头儿来了,对他说了重理楼梯的事,才来上班。吃了一个大馒头。

到班,到总办公处去了一次,回来就利用自己的日记,编造解放以前语音乐律实验大事记,在这当中,看见了几件事(1)屯的转变够快的——从苦恼到快乐;(2)我的转变相当慢,可是从记账上看得很清楚,我没放松自己,也没欺骗自己,我仍然是很老实的,很深刻的;(3)所中同仁的不能革命是自开始就注定了的;(4)我该把爱情与革命两件事好好地结合起来。

罗来了,又要改公事上的一点,于是给文书组打两次电话。

说下午发薪,但是半月的 $1/2$ (二分之一),另外的 $1/2$ 也许发实物,真是不由人算,我的预算表又被打破了。

睡到两点,回班,领薪,还债,重造预算表,心慌了,不能再工作,四点就去市场,贸易公司买了应用的肥皂,火柴,吃的香油、酱油,穿的纱衣料,鞋面,预备卖掉的纸烟……六点多坐车回家,都十分欢喜,一妹明日也可以领救济金。

晚上记了账,听戏。一会儿很伤感,想起今日 4 已经走了,没赶上再给他一点钱和一点叮咛。自从我带他出来考中学,整整十年了,恍然一场大梦!

8月17日 星期三 晴

天哪,我的焦心好容易得到舒松了!但是还没有真的解去了束缚,不过已经可以往宽解处想罢了。

夜里又没睡好。仍然起得很早,继续处理钱,买菜,还煤油铺和报饭账。仍然舍不得吃早点。

到班积极编造大事记,到十一点半编完了。编到中途时,屯的信来了,我拿着信,心弦在颤,说了两个事,一是职业已有人接洽,一是我们的事,已经公开出去,她总结看,不会离平,我的心放下了。

中午回家时,买一百元熟肉,到家喝点酒。

午睡到两点,说是下午再发那 $1/4$ 的薪水,于是我的心又散了,我要想怎样处理钱,因为我不想大量买粮食,所以又感到钱有富裕,可是我没有再开预算表。

可是我也做不下费心的工作去,我只想整理心情,我便把白滌洲的旧包裹再打开,检查一遍,把已经放得十分零乱的东西,再分类一下。季过来时把罗的稿子中的问题问了他。

四点半了,没有发薪,我到市场取了表,到书店去看书。总想找一本正对自己心理状态下药的书,可是找不到,厚书又怕买了不能马上读,白搁着,只买了一本《世界知识》。

晚饭很难下咽,因为不是白面的。饭后叫两妹去打电话,家乡车不通,带钱又要用别的法子。

听完新闻,略读一点杂志,就十分困了。

8月18日 星期四 晴

虽然昨天屯来了信,我的心放宽,没有愁容了,但是我的工作仍然没有积极起来,一则我的心力还弱,二则手中有钱心是散的,三则伏没有完,天还热得很。

起床渐渐有了定时,六点,今天才给二妹说一道算术,又想再考两个官立学校。多日不在外吃早点,已贵得厉害,两个小炸糕也吃不香。

到班给罗校《语言与文化》稿,他来了把昨天问季的几点都告诉了他,他又向我说了一些私语——汤老头儿真是老皮猴儿,他怎能革命?裁员的事又沉闷了,罗与他争位子,也争不过他吧?

在院中读匈奴语言考。空气压力小些了。

十一点去领薪,打听邮局汇兑才能给家汇一千元,这真是难死人,昨天妹打听汽车又不通。

大家抢着买合作社的米面,我下午也拿口袋去了,只买到面,米已卖没了。

下午放下一个书,再换一个书,总不能安心下去,可是我到底发现《吴语》(赵记)也得用音位来归纳了。